

戊午四月下旬購於京師今初

畜德錄

掃葉山房六
石印



畜德錄卷十八

洞庭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七世孫席素彬緒生甫恭繕

七世孫席素燾少雲甫校對

七世孫席素揚少梧甫重刊

九世孫席德鑫念曾甫發行

養生

素問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蚤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木不能生火。夏三月。此謂繁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寔。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痠瘡。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火不能生土。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

則傷肺。冬為食泄。奉藏者少。金不能冬。三月此謂閉藏。水水地圻無擾乎陽。
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
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水
能生木。此段道理甚大。聖人對時育物。參天贊地之功。都在內。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陰陽四時者。萬
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疴疾不起。從之則治。逆之
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即不
逆長而忍。奉長者少。奉收者少也。若待寒變痰癰而治之。則已晚矣。收藏亦然。病已成而後為之。亂已成而後治之。
譬猶渴而穿井。關而鑄兵。不亦晚乎。

抱朴子曰。凡夫不知益之為益。又不知損之為損。損易知而速。益難知而遲。損
之者。如燈火之銷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之播植。莫之覺也。
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
為無傷。而不防。惟益為難。而遲故難小。而不可失。惟損為易。而速故難小。而不可犯。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
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者。則知道矣。
養生以不傷為本。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

悴傷也。喜怒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多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是以養性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飢極而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渴極而飲。飲不可過多。食多則結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願。廣志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露卧星下。不欲眼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久則損壽。

此謂不見其

傷生之事。不可勝舉。養生之事。亦不可勝舉。是在乎能推而致之者。

劉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邊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

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世所謂真人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耳。

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與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謂當保之於早。非謂老而無補。轉可不用保也。張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恥。

邢和叔曰。吾嘗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此即可見理氣不相離。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何坦曰。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邪念不萌。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攬。

善端油然而生。是内外交相養也。

内外交養意更精亦本孟子持志無暴互相培養來。

薛敬軒先生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為甚。俗以為樂。余

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如素強壯，乃恃其強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鄒東廓曰：世之所謂強有力者，權有無，節盈縮，以驚於朝市，相靡以利，相眩以捷。蓋寒不得襲，暑不得蔭，若是者什而三焉。世之所謂智者，商古今，課殿最，抵掌功名之會，相矜以辨，相搆以術，棄枯而集苑，避寒而競炎，若是者亦什而三焉。貪夫殉利，烈士殉名，殉名之與殉利，高下有間矣。其於逐物以喪其生，釣也。無為利府，無為名尸，超然立於物表，而物莫撓之，是謂衛生之術。壽考將自至，人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疴疾不起。故滋味者，身之充也，而酸腸脾，鹹傷心，辛傷肝，甘傷腎，五行各有所克，此感則彼傷。則失其節也。起居者，身之適也，而坐傷肉，卧傷氣，行傷筋，立傷骨，則逾其常以名之也。時其喜而喜焉，時其怒而怒焉，時其好而好焉，時其惡而惡焉，喜怒哀惡各當其節。則必無殉名殉利之病。若明鑑之照物，不將不迎，泰然而靜，寂怡然而動，順而起居飲食更無論已。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喜怒有則。則氣日完。精日積。神日定。若然者。憂患不能入。嗜欲不能滑。邪氣不能襲。雖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趙長元曰。東垣論云。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者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精自走失。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合。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教人收心養性。

又曰。研幾錄云。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精神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與也。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亦是此理。二氏合下愛養完固。其學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欠講明也。

槍榆子覆瓿語曰。靜以制吾之動。緩以制吾之迫。默以制吾之露。重以制吾之輕。撤以制吾之恣。曠以制吾之鬱。耐以制吾之忿。七制全而養生之道備矣。

只是存心養性。

凌登名曰。老子曰。毋勞女形。毋搖女精。毋使女思慮營營。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知乎此。可以養生矣。

方定之曰。老子曰。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旨哉言也。世人非不愛其生也。而

動之死地。抱朴子所謂牽羊就肆。日與屠近。蓋善喻矣。夫伐性之斧。腐腸之
蕪。凡所為求厚其生者。適以速其斃耳。養生者恬淡而無求。敬慎而不肆。毋
暴殄以自戕。則年壽長矣。非以薄其生。乃不輕其死耶。

子穀山曰。人之年壽長短。元氣所稟。本有厚薄。然人能善養。亦可延年。如燭有
長短。使其刻畫相同。則久暫了然。若使置長燭於風中。護短燭於籠內。則以
彼易此。未可知也。故養生之說。不可不知。

陳幾亭曰。世間少不治之症。多不治之性情。人生無可恃之命。有可恃之調理。
劉勰曰。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
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
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身自修

唐李隱曰。益州老父云。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使心不乱。求心不狂。思
不貪嗜。慾不著迷。惑則心先無病矣。心君無病。則五臟六腑。雖有病。不難療
矣。

聖人謂仁者壽。千古却病延年。只有治
心一方。後世縱多良醫。總不出此範圍。

程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此謂形不能病。由養生妙道。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許敬庵曰。諸火不靜。其病多端。調治要訣。只一靜字。凡事放得下。是靜。忿怒不作。是靜。撇得家累。是靜。謝得世俗應酬。置是非毀譽於度外。是靜。起居惟時。不自拘礙。是靜。諸不如意處。不生煩惱。是靜。病痛作苦時。且自甘受。不求醫藥。速效。是靜。心下常令空空蕩蕩。不著一毫游思妄慮。持此一訣。祛病不難。若不然者。雖避居南山下。亦與在家不甚相遠。宜乎病根之難拔也。

靜中須有箇端的。榻柄始得。不然。只恐要靜不靜。四路衝突。如何斷過得住。

與弟仲毅曰。吾弟病後又病。大抵因功名不得。家事貧窘。日夕憂思悒鬱所致。然不見遠近士大夫。有致身青雲功名遂矣。家業饒矣。而復憂思悒鬱。天折其命者乎。又不聞古顏淵閔子騫之徒。貧窮且不仕。而獨以德行稱。孔門休光垂千載者乎。凡人只為胸中無主。識趣卑卑。所以惟外物之慕。而欲心常見不足。貧賤則移。富貴則淫。少有不得。則熱中。憂思悒鬱。終其身不免。夫子

所謂小人常戚戚者此也。從來教弟收斂精神為養身養德之計。弟不能領。

今日已在死邊過幾次。此亦未始非鑿鍾所在情想擾動精神汗漫不收。一點大動。鬱

積於中。便有疾病發作。今須著寔看破。將種種情想。全身放下。譬之一病而

死。則欲火漸消。精神漸斂。坐作要靜定。莫涉浮揚。言語要簡省。莫生支蔓。牢

記吾言。服膺數月。然而精神不復。智慮不精者。未之有也。

祝無功曰。銷鑠人無如忿與慾者。慾動水滲。怒盛火炎。慾之窒之心。火下降。腎

水上滋。此亦吾儒坎離交媾功法。何必仙家。

劉時卿曰。世之攝生者。食苓服石。固為妄投。熊經鳥伸。亦非妙理。大要養性清

心。此其本也。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旨哉。為字須

武豈有仙人一語亦悟一生

紛紛方士仙藥之皆非真耳

今人輒以長生之學為修真。豈知

舍了立誠更安有所謂修真者

世之人類言養生矣。殊無根極領要之論。其在養德乎。凝太字之靜虛。儼尸居

之恭敬。七情順化。六用渾忘。以此養德。即以此養生。只道心常為主。而人

內在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至於性命亦潤堯夫之言豈欺

我哉。

賈文宿云。或問長生不死有術乎。曰。上壽不過百歲。長生不死。吾未見其人。不能知其術。無已。則有却病延年焉。世之所云却病者。咸曰薄滋味。節淫慾。寡言語。戒嗔怒。保形鍊氣。如是數者而已。爾然。此猶治表之術也。余之所謂却病者。却吾心之病焉耳。蓋人心本自定靜。本自泰然。何病之有。惟遇貨財。則思爭奪。遇功名。即思擠排。遇勢缺。則思趨附。遇睚眦。則思報復。遇患難。則思推避。未遂。則心病於患。得既。遂則心病於患。失以是日。攻於心。則病日入於膏肓。雖有外之所養。終不勝其內之所擾。况乎外之所養。又足滋病。此扁鵲之所以望而走焉者。壽焉得不促。苟欲治病。先治其心。一切榮辱得喪。俱不足為吾心累。即小之而疾病。不以疾病累其心。大之而生死。不以生死累其心。使清明之氣。常在吾躬。將見心日以廣。體日以胖。不期壽而壽益增。他又何術焉。道書亦云。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耳。其微旨可識矣。然則世以仙而必欲學而至者。無乃又墮貪著之障。為真有神。

又曰。真空寺有老僧曰。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思仇悲歡。

離合及種種間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

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

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承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

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此近於儒者正心之學。不三者妄想。忽然

而興。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

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若未能拔去病根。隨

顧涇陽贈王赤岡曰。程伯子定性書中兩忘二字。謂內忘也。外忘也。憶予少時

問養生於元客。元客授以二十字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

死。此身安得生。為之爽然一快。了此便不墮言思窟。可以言內忘矣。然予又就

中下一轉語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了。此便

不墮。驅殺。可以言外忘矣。兩忘則性於我定。性定則命於我立。

只此一心。如何又說要生。又說要死。斷除妄念。死此心也。操存正念。生此心也。死此心。正所以生此心。故白沙云。干休干事。得一念一生。持身之為。死為

生亦若是。

青牛道士曰。從朝至暮。常有所為。使外體不息。覺勞即止。止復為之。此與導引

無異耳。

天行只是一健而其為健也。却原是一動一靜。

蘇東坡曰：脈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寔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生死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驎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用其長而護其短耳。士人多祕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醫不可以人試。藥如耶。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寔寒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者。吾生平求醫。蓋以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病而求療。必盡告其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虛寔寒熱。一按指而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宋蔡文忠公襄性嗜麪藥。飲量過人。及登第。沉酣晝夜。諫者弗聽。無能止之。時太夫人年高。甚以為憂。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之。適其宿醒未起。先生乃大書於壁曰：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

患悔何追。文忠起見之大悟。即日痛懲。終身不復至醉。

蒲處貫曰。飲食所以資養人之血氣。血則榮形體。氣則衛四肢。精華者為髓。為精。其次者為肌。為肉。凡食太熱。則傷骨。太冷。則傷筋。雖熱不得灼脣。雖冷不得凍齒。冷熱相攻。而為患。熱勝冷。少勝多。熱勝生。淡勝鹹。凡所好之物。不可偏耽。耽則傷心。生疾。所惡之物。不可全棄。棄則臟氣不均。是以天有五行。人有五臟。食有五味。肝法木。心法火。脾法土。肺法金。腎法水。酸納肝。苦納心。甘納脾。辛納肺。鹹納腎。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制土。土制水。水制火。火制金。金制木。四時無多食所制之味。能傷臟也。宜食相生之味。助王氣也。五臟不傷。王氣增益。飲食合度。寒暑得宜。則諸疾不生。遐齡自永。

聖人飲食衣服之節。所以著於鄉黨。蒲君又謂衣服最須隨時合度。暑月不可全薄。盛熱亦必著單綿衣。莫令甚厚。寒則頻添數層。漸脫。漸著。庶不驟寒驟熱。

羅念庵先生誠弟。選夫曰。害身莫甚於色。其次莫如酒。色慾聖人之所豫戒。故曰不通聲色。又曰戒之在色。未有通而能戒者。人之百病。起於精血妄施。壽命短長。嗣續盛衰。皆係於此。酒易令人沉溺。其蕩情耗氣。肆言失容。為害不

減色慾無是二者。耳目聰明。血氣調暢。勞役不損。寒暑不侵。丈夫事始可為矣。最須識此元來自身是箇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朱子申之曰。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自不容於不謹。吾至今媿此數語。飲食以節。出入以時。步履安詳。談論簡默。此皆不容不謹處。

陸樹聲曰。夫養生者。視身為太重。則憂患易入。而憂患因以傷生。吾故曰養生者。戒傷生。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老子曰。我有大患。惟吾有身。我若無身。我則何患。山谷老曰。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夫既身同太虛。而視身若無。則憂患不能入。是能齊生死而處之一也。故曰天壽不二。然又曰修身以俟。則又非漫然無當。而虛生浪死者矣。清心寡慾者養生之本。務踐形盡性者養生之成功。此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養生者所宜體也。

今人但言養生。養生末做甚。此却不可不講。先儒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皆人身一生之所當為也。然則養生者。如何不重視其身。然而身內之事。皆所當重。身外之物。皆所當輕。知其所當輕。當重。則夫輕視其身者。正所以重視其身也。與羅子曰。壽有長短。由養有厚薄。人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厚之所以薄也。人莫不惡其為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信陵孝惠。縱長夜之飲。娛酒色之樂。極

情肆志。非不自厚。然卒逢天折之痛。薄亦甚矣。老氏彭公守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非不自薄。然克保長久之壽。厚亦大矣。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養過其度。則亦為喪生之源。洪範一極無凶。一極備凶。亦只是此道理。過便是災。人道美玉投蛙。明珠彈雀。以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不為纒過便非福。感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足以乱小。人不足以動君子。君子小人亦正於此。而分苟為嗜慾所動。即不得為君子。安得不纖微之致慎。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

洪文科曰。古云節飲食以養其身。吾獨怪夫耽麪藥者。好為長夜之歡。滿傾百斗。乃服葛根湯以解醒。嗜滋味者。羅肥甘於几席。不飫不休。乃服橘枳之屬。以導滯。是何異揖盜入門。徵兵勦殺。真以吾腹為戰場。與其消解於後。孰若

適可於前。故節之一字當味也。

蔡九峰洪範皇極之疾曰。節飲食。慎起居。无攸害。則知不節。不填。未有不疾而為害者也。故易之頤亦曰。節飲食。

方定之曰。此身甚難得。安可不謹。未疾而謹。乃可免疾耳。及其有疾。則雖知謹。亦無及矣。愚人未疾。既不知謹。覺有疾。猶幸無大患。所謂卧積薪而幸火未

然者也。安其危而利其災，倚不仁也。

趙長元曰：魏將軍七十餘，披甲上殿，不減少年。問其故，云四十五時已絕男女之欲，周和尚廬陵人九十餘，能行遠路，鬚髮不白，言無他術，壯年能節欲耳。且云：人精液度能生人，若保守存留，豈不能資生？至理太倉畫士張暈九十餘，耳目聰明，尚能作畫，亦曰平生惟欲心淡，欲事節，或者賴此無他術也。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宜書月令置之左右。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之時，尤損人耳。

閒適

莊子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邵康節先生無名公傳曰：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斯人有體而無迹，有用而無心，有迹有心者可得而知，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得而知，不得而名，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

誰此我便是太極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

可得而知乎。故強名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證無極之本體與太極而渾然故為是言

常自為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勝事自知所寢之室。謂安

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如肩。室大

如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終身未嘗作皺眉事。人皆得

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

和易中又未嘗不謹審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

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謗未常怒。聞人譽未嘗喜。聞人言之

惡未嘗和。聞人言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

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

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

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

經。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

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

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
讀無名公傳事事要本有體無迹有用無心二句
來看纔認得出太極兩字纔認得出無名妙旨

安分吟曰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

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不論用世不用世
總要到此地位安分身無辱知幾心

自閒雖居人世却是出人間

王梅溪先生四友堂記曰家君燕坐四友堂某侍側家君曰汝知吾此室之意
乎吾言汝書之季子之金印買臣之畫錦長卿之駟馬何曾之萬錢古之人
得志於當時者之所樂也靈運之山水淵明之琴酒北山之猿鶴謫仙之影
月古之人不遇於時者之所樂也吾非不欲為得志者之所為而慕窮者之
所樂也富貴有命不可俸而致甘心貧賤者士之安於分而樂其生吾之所
當行也於是即所居之宇造方丈之室藏書一筭置酒一壺設榻一張而吾
以一身寓乎三者之間名之曰四友要知還有箇不書而自古不酒而自忘
榻不然便是四友堂主人與三者共為一物
又焉知物之為主人有主人之為物有也明憲渠几前經後史整冠肅容
端拜聖賢於千古瞋目攘臂訶斥姦諛於已死者此吾之友於書也清者聖

濁者賢。寄嘯傲於一尊之中。而逍遙乎無何有之鄉。此吾之友於酒也。及乎
書臺。窻几。只闌尊俎。曲肱而高枕。坦腹而獨卧。訪周公於恍惚之間。與蝴蝶
悠揚而俱化者。此吾之友於榻也。烏巾道服。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吾之
樂也。若夫曉色動而窻牖明。夕陽盡而燈燭光者。室中之朝暮也。和氣襲而
書帷溫。南窻闢而薰風來。竹簟設而涼飈生。簾幕垂而紅燼然者。室中之四
時也。吾與三友相從乎一室。無言而妙意得。不想而萬慮息。物且不得而我
累形亦於是而我忘也。此四友堂主人之所以雖與三者共為其一。而寔不
與三者共為其一也。前固曰吾以一身寓乎三者之
間。若說寓跡則身與三者又何嘗不同是寓彼有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奔走於勢利之門。老
死於憂樂之途者。吾不為也。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徐靈暉贈詩曰。清得門

如水。貧惟帶有金。蓋紀寔也。甯皇初。與朱文公同名。公獨不出。常自贊云。江

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要知古人胸中。寔有一段
妙境。所以與江山風月

醉得。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吳康齋先生曰。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

不知復有何樂。

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淡。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

早觀生意可樂。殘月尚在。露華滿眼。箇中妙趣。非言語所能形容。東齋柱帖云。窓前花草宜人。意。几上詩書悅道心。

造化風光就是自己
本分風光原無彼此

東齋對月。花竹參差。清景可愛。聽諸生誦聲甚樂。時遊於外。綠陰清夜。真趣悠然。

高卧閒窓。綠陰清晝。天地何其濶遠也。不要向天
地體認

永豐羅一峰倫。以抗草性權貴。謫官而歸。詩曰。五柳先生歸去來。菱荷衣上露

漑漑。不由天地不由我。天豈去此哉
任真無所先無盡烟花無盡杯。別樣家風幽澗竹。一

般春意隔牆梅。萬物靜觀
皆自得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激湍堆。

又醒悟詩曰。此身壽命若浮漚。只好捱排過了。休事欲稱情常不足。人能退步便無憂。衰榮可喻花開落。聚散還同雲去留。我已久忘塵世念。頽然終日倚

岑樓要無煩惱要無愁。本分隨緣莫強求。無益語言休著口。不干已事少當

頭。正從開口許人出頭幹事過來所爭在有益干已否耳。人間富貴花間

露。紙上功名水上漚。勘破世情天理處。人生何用苦營謀。塵世紛紛一筆勾。

林泉深處任優游。蓋間茅屋牽蘿補。開箇柴門對水流。得覺閒眠真可樂。吃

些淡飯自忘憂。忘憂全在淡飯。眼前多少英雄輩。為甚來由不轉頭。

鉛山費健齋宏。絕角狀元以黑頭宰相告歸。年未五十。日居小樓。名曰至樂。學

士王守溪寄以詩曰。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

身於天地復何求。樂至三峰有意當意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主人何所樂。

本來無樂亦無憂。無可憂處便是樂。樂到極處却無樂。

鄒東廓曰。劉生瓊治。携閒樂圖以告曰。白雲悠悠。昭其逸也。元鹿呦呦。昭其和

也。白鳥鶴鶴。昭其清也。蒼松落落。綠竹猗猗。昭其節也。聚物之美。以遊於塵

埃之表。其亦可與語閒樂乎。東廓山人曰。嘻。是求諸物者也。求諸物則有得

有弗得。得則閒。弗得則忙。得則樂。弗得則憂。是閒忙循環。而憂樂相倚伏也。

古之人。或飯牛而肥。或視雞而隱。或蓬蒿没人而居。或積雪閉戶而卧。彼其

中有以自適。而無擇於外物。子不聞乎。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得失在我者也。求其在我。而心不為形役。則萬物之充塞流行。無往而非吾樂地。好鳥枝友落花水面。皆文章。正不必元鹿白鳥。蒼松綠竹之為樂也。且樂在物者。有物斯樂。樂在我者。無物自樂。所以遇物而樂者。特心體之與化机同一活發。發地適相。歛發耳。自吾心之逸也。則物無弗逸者矣。自吾心之和也。則物無弗和者矣。自吾心之清也。則物無弗清者矣。自吾心之節也。則物無弗節者矣。是故視雲日之與風雨。松竹之與蓬蒿。麋鹿之與牛羊。猿鶴之與雞鶩。一也。視短褐之與狐貉。藜藿之與鼎食。珪璋之與錢鏹。一也。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常閒常樂。無入而不自得。夫是之謂心逸日休之學。

羅景綸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麇獮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長飽得筍蕨麥飯。纒可受用得鶴林樂境。弄筆窓間。隨小大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跡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

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毛還樸曰。吾人不必別求福。但要保養元氣。百體長康。清淨齋中。焚一炷香。讀數行書。以聖賢為師。以魚鳥為友。便是人世上活神仙。此惟有自得之趣者知之。正未易幾。

高歌古詩。最能開豁心胸。發動天機。學者不可錯認。習靜徒兀坐終日也。

商陽初曰。世傳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好奇之士所願遨遊。然志馳五岳。

心希三島者。每見不酬其志而死。此皆妄心之所馳逐也。君子安常處順。不

行險。不履逆。作德日休。即是福地。居易俟命。即是洞天。所以康節謂不出戶庭。直遊天地。如

彭澤所謂悠然有真趣。欲辨已忘言。如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

現前悉成妙境。又何事崎嶇奔走。攀藤喘息而從之耶。若偶值一山一水。則

不妨登臨。又不可當面錯過。

高景逸可樓記曰。樓成登而望之。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

可以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無所不樂矣。人只見此。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為耦也。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可棲者贅矣。此則心為太極高矣。遠矣。

吳康齋先生曰。峽口看水途中甚適。人苟得本心。隨處皆樂。窮達一致。此心外馳。則膠擾不暇。何能樂也。

苟得此心無外非內。未得此心無內非外。

黃我素曰。昔周茂叔令二程先生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而伯子竟得吟

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此箇公案引而不發。蓋彼中意趣。惟邵堯夫

先生味之最真。擊壤詩曰。世間無事樂。都恐屬閒人。所謂無事樂者。非果無事也。是行所無事也。程

子謂金華百萬與疏水曲。又曰。料得閒中樂。無如我得全。夫閒非偷安之謂。眩一耳。看是何等樣閒。

適非恣意之謂。性天澄徹。纖滓不留。則俯仰宇宙。安往而非我之樂境哉。所

無事。只是天理爛熟。持節子聞杜鵑後。無復用世之思耳。然亦須知此。纔可與讀無名公傳。觀其於疾革之際。且曰。試與

觀化一遭。其於生死之際。直以旦暮視之。真千古樂天知命者矣。

毛還樸曰。學者只要涵養性情。有海濶天高之胸襟。自有高飛魚躍之意趣。正須

從勿忘勿助來。此亦不可不為道破。若窄狹卑淺。則世情俗慮。牢不可解。而天機遂障矣。

樹上鶯啼。盆中魚躍。總是一種天機。向此中體會。則樂可知矣。

積雨之後。紅日一出。萬物欣然。吾肺腑中亦若有受其照耀者。而逸興飄然欲

飛矣。

紅日元不在天上。

靜聽山澗流泉。時作輕聲。時作重聲。蓋自有天然節奏之妙。真足洗人狂馳心也。

商陽初曰。白公有詩云。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樂在身自由。又有詩句云。閒傾三數酌。醉詠十餘聲。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心太平之語。最有味。心太平則身太平。身太平則家太平。家太平則國與天下亦由之太平矣。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頌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為清福。九韶曰。吾幸生

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暖無飢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此便見其易學。

畜德錄卷十八

畜德錄卷十九

洞庭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七世孫席素彬緒生甫恭繕

七世孫席素燾必雲甫校對

七世孫席素揚少梧甫重刊

九世孫席德鑫念曾甫發行

女範

許相卿曰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勿離灶前女婦日守閨闕躬督紡織至老勿踰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遊山遊湖賽神燒香出露體面即非士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過之

呂介孺曰今人養女多不教讀書認字蓋亦防微杜漸之意直是慈養然女之

貞淫却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經列女傳女訓女誡之類不可

不熟讀明講使他心上開朗亦間教之不可少者

漢文帝時人上書言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

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而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竊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然則為舅姑者。不亦難乎。聞嘗謂為人父者。語言動作無一非所以教其子。慎毋易言為父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又曰。學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

周才美有子婦。賢德能幹。才美將以家政付之。諭以斗斛稱尺各二樣。并出納輕重便宜。婦不悅。拜辭舅姑。不願為婦。便有恐他日生子敗家。以為妾之所出。枉負其辜。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業。何遽辭去。婦曰。翁平日所為。有逆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才美曰。女言誠是。當悉除毀。婦曰。未可。問其所用年數若干。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侍奉。若許以小斗量入。大斗

量出小稱短尺買物大稱長尺賣物二十餘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力而盡

已幹更見妙才妾即願留才美感悟欣然許諾婦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顏光衷謂才美感婦一言即能轉圓亦未成錢癖而世有丈夫子不能感親致成惡德者乃此婦罪人矣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噉麤

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烈婦唐貴梅池州人笄年適朱夫貧且弱有老姑悍而淫向與富商私一日商復至池見婦悅之賄姑姑誨婦淫以百數弗從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毛某受賄加刑幾死竟不辯白商猶憐其色令姑保出親黨謂婦曰當官何不吐寔婦曰何忍自潔其名而污吾

姑乎乃自縊而死并庵集云

世間乃有此冤恨之事不遇文人如并庵揚太史而不得彰其烈者恐正多也

沈石田曰。余鄉周玉妻王氏。玉死。家貧奉姑。年七十餘。患痿。足不能履地。弘治壬子。吳中大水。屋廬皆折毀。以易食。食盡。負姑行乞於鄉。且道路多阻於水。艱難揭厲。步多顛躓。行乞於人。十無一二。雖有。亦殘食餘。遞取其精潔者。以奉姑。而以穢濁者。少自充餒。姑泣謂婦曰。年荒歲歉。我且垂死。旦夕。汝勿以我顧恋。而負汝少年。當別為之處。以圖存活。婦銜哀以告之曰。假使婦先姑死。不能存姑。婦命未終。豈有棄姑之理。精誠貫金石。姑婦飲泣而已。余聞而傷之。使人名之。見其姑偃倭在負。二人皆餒甚。而臞骨立。若皆無生存之氣矣。因

月給斗米。薄為之助。姑婦泣謝而去。

此等樸誠。愚孝。皆天地至性之所鍾。特以身處微賤。傭夫販婦。莫或知之。則竟泯沒於千古而已矣。故須留心採訪。隨為記載。以闡其幽烈。且以感勵夫衣冠之族。禮義之家。其効能於造物。為功於人。紀不淺。

周姜后賢而有德。宣王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失禮。而晏朝。以見君之樂色。而忘德也。夫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

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天下大治。

中興之治亦由於后足

追后妃邑姜懿烈矣

楚貞姬。楚白公勝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

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

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得幸充後宮。執箕箒。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

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

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為哉。妾

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妙

此千古為臣為婦者之的然事死。事生果能無一愧此者否。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

乎。遂辭聘不行。吳王賢其有節。義號曰貞姬。

陶某子。陶之大夫也。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數倍。其妻數諫不聽。及歸。宗人

擊牛而賀。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能薄而官大。是謂嬰

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

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某子之家。果以盜誅。惟母以老免。婦乃與少子歸。

養姑終天年

季兒。郟陽任延壽之妻。季宗之妹也。延壽怒季宗而陰殺之。赦免。季兒遂振衣求去。延壽曰。汝其殺我。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仇亦不義。與子同枕席而殺我兄。又縱兄之仇。何面目戴天履地乎。乃告其女曰。吾義不可留。又無所往。汝善視兩弟。遂自經。即不死亦斷無復合之理。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常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

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寔貧賤。不可當

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

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

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里稱之。夫義婦從亦以見少君之父能量才而求配。

魏丹陽大都督媯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

徐氏給之曰。乞取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

近。舊將孫高。傅嬰等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

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大小

淒愴怪其如此。覺密覘無復疑意。只要他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覺入。

徐氏出戶拜覺。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覺。餘人即就外

殺員。徐氏乃還。哀經奉覺員首以祭胡墓。其舉軍震駭。

執義不屈。女子所有乘機報仇。殺賊那易得如許胆略。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甯欲嫁之。令女乃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婚。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

唐太宗立長孫氏為后。后性孝儉。素好讀書。商確獻替。裨益宏多。太宗嘗與計議。黜陟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與聞國政。終不肯對。太宗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刑無濫枉。房元齡以譴歸第。后知其賢。時疾篤。與太宗訣。

且曰元齡事陛下小心慎密奇謀秘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仍願
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
恨其荐拔忠諫悉多類此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太宗嘗出
以示群臣而稱其書足以範百世及崩後太宗哭之慟或有以天命止之者
太宗曰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
故不能忘懷爾

商確古今則時多獻替計議國政則終置不對及夫忠諫
有受抑者則又悉為荐拔此須參觀而後見賢后之道

唐岐陽公主憲宗嫡女工部尚書杜棕配也杜本大族主素柔順拜起悉用家
人禮常與棕謀曰上賜奴婢必不肯窮約事我皆奏納之乃自買微賤可制
者自是閉門寂然不聞人聲棕惟讀書主職婦事縉紳稱棕與主為賢臣賢
婦後棕出刺澧州遣人迎主郡縣廣設供具主悉返之不納棕在澧三年主
不與外事姑寢疾奉藥必親嘗喪則哀慟如禮諸貴戚聞之無不敬畏云
公主下嫁之禮獨唐為最善而岐陽尤柔順謙約唐時公卿家法不遷於世
俗至宋而犹存者惟杜氏如岐陽之婦德母道安得不樹型於奕世然則家
之內助其為
功豈淺鮮哉

譚氏婦趙永新人。至元十四年。宋既亡。永新復嬰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之。不可。臨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不義而生。甯從舅姑死耳。遂與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雖女子不愧死。於費舍中矣。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一部卒妻郭氏。有姿。李心慕焉。去縣七十里。有盜出沒

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乃日至卒家。郭氏毅然莫犯。夫歸。具以告。周敢誰

何。一日。李過卒門。邀入茶。亟持刀出。而李出走。訴於縣。以持刀殺本部官。罪

死。繫獄。郭氏躬饋食於卒外。閉戶紡績。以資衣食。久之。府檄調黃岩州。一獄

卒葉姓者。尤有意於郭氏。視卒情。若手足。卒感葉。因謂曰。汝萬一不保。汝妻

尚少。子女纔幾歲。奚所依。我未娶。若俾我為室。視汝子女。猶我子女。卒喜諾。

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以告。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通。以求生

乎。從來忠孝節義。只是情理二。字認得。沉着真懇。便做得徹。既歸。持二幼而泣曰。汝父行且死。母死亦在

旦夕。兒無所怙恃。終死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在他人家。非父母膝下。比無仍

嬌癡為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以卮酒奠父母，則我有後矣。遂攜二兒出，召人與之。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携至獄門。志念已定，便於所為，偏能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见。葉聽之，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恐旬日不及看君也。泣別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衝激倒仆。縣官皆驚異，具棺斂，就葬於死所山下。又申上官表其墓曰：貞烈至正，丙戌宣撫行部，廉得其事，原卒之罪。邑人付還子女，終身不再娶。

黃觀，安慶人。建文時，以三元及第，仕至學士。靖難兵至，觀死節。一妻兩女俱被執，有旨配象奴。妻詭言避難時有金若干，寄城外至親家。吾母子往取，則得否，則必為所匿。象奴利其物，與俱至郊外。妻云：兩女當以衣裾相結，恐稠人中迷失。奴許之。其女亦不解母意。比至江濱，則率二女俱溺水死。至今廟祀秦淮河干。

不惟全己之節，守夫之義，亦以不成朝廷之過，舉為之不勝感歎。

胡氏狀元胡廣女。大學士鮮縉子禎亮之妻也。永樂初，縉與廣侍燕文淵閣。上曰：汝兩人少同業，仕同官，縉有子，廣宜妻以女。越月，廣果生女，遂定盟。既而縉遭讒死，家戍邊，胡未及歸，而禎亮戍行矣。逾數年，父母欲令改適，女厲聲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為？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急救，已血被兩頰，異議遂寢。他且勿論文穆何乃智

得不自負媿於人

心不搖之對也宣德初，舉家召還，女乃歸鮮。事姑以孝謹聞。

台州章某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有娠，而章得疾將死。某氏請往視，父母以未婚不許。某氏堅欲往，及一見夫，夫即逝。某氏殮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成進士。官至少宗伯，綸欲疏諫易儲之事，未果。某氏聞之曰：吾生平教汝何為，汝能諫死，吾雖為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某氏怡然，綸後復官終養。某氏常詠詩見志，曰：誰云妾無夫，猶及見夫夫方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緝纜，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

人瞑目黃泉下。

歸太僕先生極言女未廟見者，無執夫喪不再嫁之理。然以愧昧於從一之義者，又未嘗不為功於世教。故苟遇其事，先生輒亟稱之。

耿天臺初門李節婦傳曰。節婦姓謝氏。初門李應時妻也。甫聘。應時業病痿。父
母悔之。謝氏矢靡他。卒歸李氏。歸後。病日劇。手足痺不能舉。一切卧起。食飲
櫛沐。抑搔。澁溺。諸瑣委悉。節婦躬之。罔懈。晝夜者七年。嘉靖辛卯。應時卒。節
婦年二十有五。誓以死殉。姻黨持之。嚴不獲死。又萬方解之。不聽。就從。兄布
衣謝。惟仁問死所宜。惟仁曰。從一以終。義也。第祖姑及舅姑在。若能養。李氏
子瞑矣。節婦悟。始忍死。竭力就養。姑夙抱末疾。祖姑更性厲。家人事之。無當
意者。節婦備嘗荼苦。委折將順。鄉人為之語曰。新婦孝。病姑好。新婦順。嚴姑
馴。已而相繼卒。婦哀毀營葬。舅憐其嫠苦。無子。欲令復醮。節婦引刀斷指曰。
所不終者。有如此指。舅益老多病。節婦事益虔。朝夕治具。布几上。請御。則肅
立堂楹間。諸娣姒。每相謔語曰。學生子。又侍先生矣。病甚。手捧唾涕。或澁惡
污床席。躬為蠲滌。如是者又三年。卒。既襄事。則以告惟仁。願從夫子。惟仁曰。
猶有母在。尋喪母。及期。問如初。惟仁曰。事居送往。女節殫矣。即不死。無負李
氏子也。謝氏毅然曰。否。否。不粒食四十四日。不死。引繩以絕。孀居後。未嘗一
日群語笑。未常一日解衰經。惟上堂奉養。易編素。蓋不忍以凶服傷大人。心

也。夫李氏子窮閭編氓耳。又即病。則節婦之於夫也。無論無榮庇之望。即室家一日之慶亦無之矣。利害安危。終非所計。惟知大義較人而養三老。經四喪。然不容少訕。纔做得事。纔成得人。古今伏節死者頗多。一時感激然耳。久則意解志移。大凡然也。節婦忍死且十有七年。竟死不貳心。烈哉。吾人具鬚眉冠裳。鳴珮立乎人之朝者。觀此省

夫。

人皆疑節婦死則死耳。何數數問人。無乃非有勇決於其心者。不知此正節婦之所。以不可及也。使其稍有遲回。則不終死矣。且所問者死所宜也。彼固胸中聖解。一死而又恐有遺憾。以其兄為知大義者。故於二姑死。舅死。母死之際。歷歷問之。無復有萬一之遺憾。而後以身殉夫。赴義如此。可謂從容之至。盡善之至。在女子尤為所難。先生又謂節婦若學問知道者。信哉。

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東驛驛丞王仕。以罪當刑。其妻李氏上訴。願以身代夫死。

曰。妾聞為人臣。則當死君之難。為人子。則當死父之難。為人婦。則當死夫之難。為臣而不死君之難。為子而不死父之難。為婦而不死夫之難。為不義。此古今之常經。天下之大道。切思臣夫王仕。幼蒙父訓。長沐聖恩。除授前職。為仁者。正當夙夜兢。鞠躬盡瘁。上以報朝廷榮顯之恩。下以副父母劬勞之德。奚乃不知自保。出位而言。將本州知州徐孚。千戶徐綸連。

結事情親齋具奏越禮犯分罪不容逃致蒙法司問擬比造妖言斬罪發都
察院收監此正朝廷至公之法臣復何言臣獨念夫之父母俱年七十以上
衰病老朽不久人世而况所生止於臣夫別無以次人丁自夫下獄缺人侍
奉痛哭悲號死無所依臣欲守侍公姑則夫在監衣食斷絕不無失所是臣
孝於公姑而不義於其夫而夫婦之道乖臣欲舍公姑而供夫衣食則公姑
貧病飢寒將何所恃是臣厚於夫婦而不孝於公姑而子婦之義缺此臣於
孝義不能兩全得此失彼所以與其苟全性命以偷生一時不若代夫之死
以全孝義也何則臣夫既死夫之父母豈不痛切肝腸憂傷致死夫之父母
死臣為未亡人亦當與之偕死觀其披肝瀝胆辭氣間皆有慷慨就死之意是夫一人之命而三
人之存亡係之也使臣而死則不過一人之死耳而使夫得回故里侍養父
母子以全孝於其親親以得養於其子父子怡愉享有天年之壽是臣一人
之命有以全三人生也此臣之死所以不足惜也臣聞至誠可以感天地
可以動鬼神幸遭逢堯舜心即天地之心德即好生之德諒雷霆無非意之
怒知天地無終棄之才饒夫一死俾得歸侍以全父母之恩却將臣身斬首

抵罪。用彰國家大義。則夫不失其孝。臣得全其義。亦陛下教天下以孝以義之心也。豈特臣幸甚。臣夫幸甚。臣夫父母幸甚哉。

劉切曉暢足動宸聽正不知當日如何處分

龍游徐孺人父初歿。母欲許嫁富家兒。緩不成服。孺人號慟欲死。母乃止。既終喪。信安劉必明知其賢。往聘之。無何。劉得暴疾。將危。親戚咸為憂之。孺人曰。已許嫁矣。復何疑。劉病愈。乃歸焉。劉貧而弟富。遂以孺人託其弟。遊學遠方。弟不能養。孺人與一婢績。紉自給。嘗遺書於劉曰。老樹一株。綠陰滿意。頗足自適。幸無念我。終不言弟過。劉後歸。囊有白金數兩。問之曰。人託我謀事。謝物也。孺人擲地曰。吾謂君安貧樂道。而若是耶。劉慚而還之。他日。劉釋褐。令湖南秩滿。引鏡見白鬚。歎曰。此豈服官時耶。亦孺人有成之遂謝事。與孺人窮約終其身。

清江浦貞孝王節婦周氏。淮安諸生周爾忠長女也。生而慧。性至孝。事祖母倍於母。人問之曰。日有長短耳。見弟輩就學。即知書。王氏貧。曰。嬪日。即出其奩資。為夫治生計。時蓋崇禎辛巳仲秋也。甫三月。而夫病疫。毀簪珥。延醫不效。

割股又不效。慟哭殮之曰：夫死婦從禮也。所以不死。欲代夫為子。養暮年貧舅姑耳。歲歉拮据不足供。父遺之麥。親磨麩以奉舅姑。而自食其麩。糶舅病疽。貞孝割股雜餌以進。舅愈。徙居安東。送貞孝歸甯。欣然從之。蓋欲借父資以相潤也。甲申兵亂。舅姑還浦。貞孝往省。盡以指環之類遺之。姑泣曰：時事至此。我家貧老。汝又青年無子女。盍再醮乎。貞孝正色曰：時亂見殺。會夫重泉義也。又恐語迫忤姑。復婉言曰：且俟服闋再議。眾皆信焉。至夫忌辰。請姑展墓。及歸。詭言欲卧久不出。排戶視之。已解衣經自縊矣。

魯敬姜者。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穆伯卒。敬姜守志。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於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而用之。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是故天子諸侯王后夫人。莫不旦暮憂勤。各修其職業。今我寡也。爾又在下朝夕虔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敢怠耶。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

也。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
蹇。不行詐偽。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
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臣而事其君。猶為
人子而事其父。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
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宣王太賞其母之義。遂舍
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齊二子之母。宣王時。有死於道者。二子立其旁。吏執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

也。我殺之。吏以告王。王名問其母。泣對曰。殺其少者。王問故。母曰。少者妾之

子。長者前妻之子。鄧伯道棄已子。全弟。子皆人情所難。其父臨卒。謂妾曰。善視之。妾曰。諾。殺兄

活弟。是以私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王高其義。皆赦之。號曰義母。

魏慈母者。孟陽之女。芒卯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

厚。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

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

朝夕勤苦。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子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苦憂懼如此。

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罪。至情況於假子而不為救。何以異於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不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忘義乎。遂說魏王。王聞之。高其情。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母以禮義訓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云。

可為前後妻子不一視者法。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當武昭時。文法操切。公卿多坐法。而不疑以經術重朝廷。在位者皆以為莫及也。

漢東海嚴延年。母生五子。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娘。延年为河南太守。所在名曰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數責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戮殺人。欲以致威。

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所奏罪名數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或疑嚴母何不教子於平日。然觀其賢明若此。則亦非不教之故矣。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常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行。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謝。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藉百家之言。

虞潭母孫氏。少年而寡。誓不改節。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稱。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搆逆。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蘇峻反。潭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

當捨生。勿以吾老為慮也。盡發家僮佩服。以助軍資。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子從征。汝何獨不遣。潭即以子楚護軍。與允之合勢。峻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宰相皆就拜謁。

房愛親妻崔氏。性嚴明。有高節。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並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必先請焉。貝邱人列子不孝。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我。或應自改。景伯遂名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悔過求還。所謂以身教者從是也。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鄭善果母崔氏。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戰死。母年二十。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夫為無禮。甯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數歲。拜大將軍。襲開封公。開皇初。進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

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大悅。賜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知汝先君忠勤清恪。以身殉國。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自童子襲茅土。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耶。觀母之意。總以今日富貴心之不暇。何忍安享。惟有修身勵行。報國盡忠。庶幾無所愧負。此正所謂不恃前人之蔭。而自積餘慶之善者也。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家聲。失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何面目見汝先人乎。母恒紡績。每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自王后及大夫士妻。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出門。內外姻戚有吉凶。但厚加遺贈。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母之此意。不可不審。蓋在我之

饋卹雖厚而有餘親族之禮遺雖薄而難辨世固有窮親戚一當禮之所在其投贈者曾不足當豐盈者萬一之意而已竭其一家所需其或百方典貸不勝貽苦於後日者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衙中食之公解所供皆不許豐盈者其亦念之否

善果亦由此克已號為清吏

李尚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諸子尚幼家貧無資霖雨久宅牆夜墮僮僕修築忽見一船寔之以錢婢僕等來告夫人戒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謂之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常之得也義利不苟如此此教子第一大源頭所在若天寔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俸錢入吾門此未敢取乃令閉如故其子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鎮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初夫人孀居猶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囑諸子必以禮雖貴達稍怠於辭旨猶杖之景讓除浙西問曰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思對以近日夫人曰若此日我或有故不果行如何景讓惶懼夫人曰汝今貴達不須老母可矣令僮僕斥去衣捶於堂下景讓時已斑白縉紳以為美談在浙西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既而軍中洶洶將為亂太夫人力候其入衙中坐廳事叱景讓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甯非惟上負

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使吾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左右皆感咽。命杖其背。賓客大將拜泣乞之。良久乃許。軍中遂息。景莊累舉未登第。聞其被黜。即答其足。中表皆勸景讓。囑於主司。景讓終不用。曰。朝廷知景讓弟。非冒取名。自當放及第。是歲景莊登科。

鄭夫人歐陽修母也。為贈崇國公妻。崇公舉進士。再任推官卒。修甫四歲。貧自力於衣食。供修力學。授之書。常雪夜撥寒灰畫字以教。居恒泣告修曰。而父廉而好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歸於汝父。免喪踰年矣。每祭必涕泣。或御酒肉必涕泣。以不及養為恨。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乃其後常然。至終身亦莫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常夜視刑書。屢歎曰。我求其生而不得。為可哀耳。回顧乳母抱汝立於傍。指而言曰。吾命宜早夭。恐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吾語告之。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即以父教為母教。於是修感泣奮學。至舉進士。儉薄依舊。尋以直諫貶。夫人言笑自若。曰。貧賤素也。汝必安之。修卒。以忠正為賢相。累封母越國太夫人。

吳庠妻謝氏。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母於屏間竊聽之。怒笞賀一百。或謂臧否士之常。何忍笞之若是。母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因涕泣不食。賀由此恐懼謹默。白圭可免刑戮。則輕論人長短。虧體辱親。即在其中。故曰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程母侯氏。程大中公昫之妻。明道伊川二先生母也。事舅姑。內外聞其孝。大中公性剛斷。處家嚴厲。母敬之以禮。平居如對大賓。然故大中公多內助。禮敬特甚。而母益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撲婢侍。或兒女諸子小有過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怒僕妾之過。惟恐有傷。獨諸子有過。小則詰責。大則請命於大中公。必求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也。母以姑息古今通病。正不知於此。誤了伊川先生曰。吾母生男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多。少子弟。雖然。豈獨母哉。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扶抱。夫人輒呵曰。汝若安徐。甯致跌乎。食而絮羹。即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蒙以養正。不容一毫錯過。在膝下所當謹此。可為慈闈立教之法。故願兄弟生平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先公常有所怒。必為之寬解。諸兒

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

計夫人張浚母也。方正有法。浚父官華州，早卒。年二十五，父母欲嫁之，誓不許。

浚能言，即令誦父所為文，能記事，即告以父言行，無頃刻失教。

大槩與歐陽公母相似，南

軒先生之成其學，亦未必不由於母之教。故浚雖幼，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欹，言不誑，教使然也。甫

冠，入國學，母送之，泣曰：門戶寒，賴爾成立。當以爾祖爾父之業為念，條戒語

數十端授焉。浚隆貴，所為不當，意必变色示戒。謫永州，欲論秦檜奸，恐禍不

測，為母累，憂之至體為瘡。母怪問，以寔對。母不應，惟誦浚父紹聖初對策曰：

臣甯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遂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

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其賢如此。浚為宰相名臣，孫棫為大儒。

秦閨夫妻柴氏，晉甯人。閨夫前妻遺一子尚幼，柴氏鞠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

閨夫病且死，囑柴氏曰：吾病不復起，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吾死亦

無憾矣。閨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十八年，賊犯晉

甯，其長子為賊驅迫在圍中，既而得脫，初在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為讐，往滅

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

往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慈母次子曰吾之罪可加於兄乎。孝子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為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成其母之命。此天理人情之至。遂釋免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皆以為難。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仲義妻徐也。徐富而鄭貧。皆敦禮讓。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帛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有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為己物也。鄭歸甯。徐乳其子。徐歸甯。鄭乳其子。不問孰為己子。雖諸兒亦不知孰為己母也。家畜一猫一犬。猫為人所竊。犬取猫子乳之人。以為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為二難。

賢女難歸於一門尤難真人間之瑞。可為妯娌不睦者法。

歐公池有兩弟。皆庶出。翁欲厚嫡子。媳馮氏請曰。嫡庶子為父母服喪。有差等乎。翁曰。一也。媳曰。三子皆翁所生。服既無差等。財產可獨差等乎。甚非後福。媳所不願。翁賢而從之。

不專厚利為甚仁。并息後禍為甚智。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吾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凡事總有箇定理，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識透則力自勇。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為大夫。

鄭夫人，太保李公錡配也。生一子繼先，即為太保納側室，生子繼光。繼先為吏部主事，欲得母金釵為長孫納婦，不許。後出以助繼光婚。或問之，對曰：繼光無私財，且長孫一稚子，即令衽金履采，後復能苦力詩書哉。主事稍營家產，母不悅，曰：吾常憂我家福優於德，今復求增乎。

可為嫡庶異視者法。

方定之曰：晉書論其風俗淫僻，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紅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夫此閨中細務耳，而以為關繫天下亂亡之由，胡可

忽也

讀卷耳之詩可以知后妃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而文主化行南國后妃之德不為無助則閨中細務安得不與天下治亂相關也

畜德錄卷十九

畜德錄卷二十

洞庭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七世孫席素彬緒生甫恭繕

七世孫席素燾少雲甫校對

七世孫席素揚少梧甫重刊

九世孫席德鑫念曾甫發行

雜識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子賢足恃乎。兄弟賢足恃乎。臣賢足恃乎。曰。

父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

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二語

省了無數貪求。無數怨隙。君欲治。從身始可恃。

蔡虛齋先生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

志在。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掠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

道德。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志在富貴。

胡敬齋先生曰。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分言則致知力行與合言則只好學。

理之至當。方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回。則為害尤甚。此中庸所謂賢者過之過之兩字。不知多少異端僻行在內。

中庸所謂賢者過之過之兩字。不知多少異端僻行在內。

何子元曰。黃山谷與李幾仲書。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

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寔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

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也。此語亦說得好。

洪自誠萊根談曰。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

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天地之性人為貴。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

凌登名曰。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誦讀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

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座。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

之徒。皆肅然增敬。嗟乎。士貴自強。若玩日愒月。初恃朝日。晚棄榆光。有愧此

僧多矣。君子之為學也。沒身而後已。

呂叔簡曰。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方正者無乖拂之失。沉默者無陰險之術。誠篤者無推魯之累。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

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敏練者無輕浮之狀。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

失。此是善學。

即是變化氣質。

何垣曰：禮以嚴分，和以通情。

義本中庸，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

語須切認，世間多有父子兄弟，齊家治國，何莫由斯。

此是先儒所謂外物

屠緯真曰：圖書古玩之好，聰明文士競趨之，謂之賞鑒家。

此比先儒所謂外物，奉身事事要好，更覺

謂今時獨吳中此風為最盛。賢達者不免終身沒溺其中。若飢食渴飲，有不

知此好者，眾咸以為俗，胡其大昧也。

里巷之所群趨，而不由於正道古風者，則謂之俗情。俗尚自君子觀之，世以圖

書古玩為好，而亦夫瓦石可用，何必金玉。粗器可用，何必精好。時物可用，何

從而好之，則俗耳。必三代，以此取閒，祇以增冗。以此怡情，祇以喪志。即令積若邱林，一朝蓋棺

此物不隨也。傭奴竊去，子孫散擲，一生心力，蕩為冷烟。縱後人克肖，世守勿

失。終將安歸，胡其大昧也。余生乎絕無此好，偶有所得，應手失去，得不問其

所從來，失不問其所從往。太空浮雲已爾。

鼎甲朱公國祚，號養浩，為人平易慷慨。一日，兩公子行街坊，暑月張蓋，家人不

自斂束，蓋觸小戶店，蓬破損。家人正與小戶喧競，朱公適過，小戶泣訴。朱公

自斂束，蓋觸小戶店，蓬破損。家人正與小戶喧競，朱公適過，小戶泣訴。朱公

為駐車借坐民家。命僕呼張蓋二人。僑人中責各三十。慰小戶人而去。
不要論勢。勢相加。但以理論。俗語有云。只有行船。觸住船。斷無住船。觸行船。則公之斷斯獄也。其亦見之審矣。妙處尤在。即答於稠象中。使與情既大服。而扶主勢者亦大挫而難肆。

陳幾亭曰。俗子治生。精明之處多是刻。寬厚之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而務從寬厚。豈惟治生。抑亦通於學矣。

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釋之。子文讓之曰。禮立廷理。所以司法也。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而亂。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而無義。不若有死而已。請立以刑治。於是廷理懼子文而刑之。

不以私恩害公義。然晏子相齊。食祿百萬。不畜於家。父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後人尤所當法。

宋李昉為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

宋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性木彊。王嘗於府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置宴。召

諸臣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為之。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毀之。以仁人之言所為功不火

陸九淵知荆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為變故事。上元節太守設齋醮。曰。為民祈福。

先生思有以革之。乃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

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以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

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古先聖王大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

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為太。

平。嚮用五福。比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敘此五福。以錫庶民。舍極而言福。

是虛言也。是不明理也。極與福不要認作兩項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彞是訓。於帝其。

訓無非敘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為天子以錫。

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弟弟。

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

寔壽。家或不富。此心寔富。縱有患難。心寔康富。或為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

為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為民祈福何可算計。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滅絕其本心也。縱使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何福之有。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辱此身。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講畢。人人歎服。多感化者。

即先生此事可見當官者易俗移風亦是易事特未能德感政導耳

王期為吏部尚書時。次孫隣已蔭監生。將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曰。朝廷取士。至公無私。汝若以僥倖中選。則妨一寒士進步。且汝已有階得仕。又何必爾裂卷焚之。人皆謂公重朝廷惜寒士愚以為公之愛子弟也亦甚矣

嘉靖中。葛端肅公守禮。當大計日。有小吏註老疾當罷。公為請留。尚書曰。計簿

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尚有精力。方知誑誤。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古人只是事所當然。纖毫不容。錯過心所不安。纖毫不敢自欺。尚書驚服曰。誰有於吏部堂上自寔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允其所請。留之。

袁氏世範曰。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已暗合者。亦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揣吾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言。又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料也。此雖大賢。亦甘受其侮而不悟。奈何。

此亦辨小人之法。大約非道悅我者。小人也。然君子易事。難悅不覺為悅。所中斯亦不得為君子矣。

清江教英曰。士大夫守官之廉。猶處子守身之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恒自矜曰。我於庶士也。絕無桑中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工。恒自矜曰。我之織經組紉。諸姑伯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天大德業也。憑天生此身。天賦此性。做來何非分內。而况此區區者。

戚南塘曰：攻爾過者，爾師也。屬下人能陳爾過，即不能師之以禮。然必師之以心。誠於服善者，自如是。

劉時卿曰：近世講學者，開口便教人拋棄功名富貴。此大害事。古之聖賢於功名富貴，何常生一重心。亦何常生一輕心。聖賢雖不忘義，以狗偷惟以無心應之時，而我用也。累茵列鼎，時而我舍也。枕石漱流，如是而已矣。泰州王心齋良曰：有心以重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弑父與君；有心以輕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旨哉言乎！

人而詐者，皆其慧者也。夫慧自有用，而用於詐，吾醜其慧矣。然惜之意終多於醜。

只此靈明正用之則為慧，妄用之則為詐。譬之金玉，不以金玉用而以瓦礫用，豈不可惜。

洪自誠菜根談曰：勢利紛華，不近者為潔，近之而不染者為尤潔。智械機巧，不知者為高，知之而不用者為尤高。

王少湖曰：不自用而好問，固美矣。然不可不察其是否也。故又繼之以好察。孟

子論用人用刑。詢之左右。及諸大夫。及國人。可謂不自用不偏聽。而謀之廣矣。然終必繼之以察。而真見其可否。然後信之。若察之而未。有以真見其可否。亦必不以衆謀之同。而遽用之也。至若舜。又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箕子亦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此則又先斷之以己意。然後參之於人。與鬼神者。可見古人。或先之於衆論。而後審之於獨見。或先之以己見。而後稽之於天人。其慎重不苟如是。然則所謂舍己從人者。亦謂其言之果是者耳。豈謂在己。泛然無定見。而惟人之是從哉。狗弱者必慎之哉。然世無聖人之虛心明照。則又不可自謂有定見。而果於自用也。狗強者必慎之哉。

兼謀獨斷不容偏廢。先後異用。隨事因時。即為學亦然。博學審問。兼謀也。慎思明辨。獨斷也。其間亦或有先後。所以要學而又思。思而又學。

君子之於小人。必不可以其小者。而遂信其大者。終受其禍。悔之無及。夫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至言也。

呂叔簡曰。一友與人爭。子語之曰。於十分之中。君有一分。不是否。友曰。我難說。無一二分。我若循理。彼必不爭。我若與爭。便不循理。子曰。且將這一二分都沒了。纔好責人。併沒這一

二分只是不責人。難道不更好。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寔用。寔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凡不急之務供

耳目之玩好皆非寔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寔用以求無用。悲夫。

究竟求無用者未有不喪其寔用者也。不要論物力精神也是寔用。光陰也是寔用。何事不要精神光陰去做。豈非喪其寔用以求無用。

事不關係都歇過。到關係時悔之何及。閒時做來事幸不敗都饒過。到敗事時

懲之何益。律不可是以君子不忽小防其敗也不恕敗防其再也。

處大事者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

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閒則不忙不逸則不勞。

若先急緩則後必急躁。是事之殃也。十行九悔豈得謂之安詳。

進言有四難。審人審己。審事。審時。一有不審事必不濟。

一貴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是人何以堪。余曰君

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

留戀富貴以為當然。厭惡貧賤以為遭際。何炎涼如之。而暇歎世情哉。

自己先有炎涼在胸中。然後見人之炎涼。范文正公自少富貴貧賤都不一動其心。又安知炎涼物態為何若者。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處於小人哉。况爭之而未必得。即得之而於吾身無所重輕。徒受小人之名。尤可哀也。

自家庭以迄天下。物我酬接。無不然者。即不能兩邊俱好。只須一邊好。便可兩邊都無事。此其間便有箇成已成物的道理在。不要說利。即名之所在。亦何必吾是而彼非。纔爭。吾是便涉小人意見。

于穀山曰。韋處厚議鹽法云。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此至論也。甯獨鹽法。百事可推。

陳玉壘曰。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誚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為。不若遠甚。宋人詩曰。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可謂曲盡事情。

利瑪竇曰。友者過譽之害。較譽者過訾之害尤大。蓋友人譽我。我或因而自矜。仇人訾我。我或因而加謹。

陳幾亭曰。為人在世。不有益於養。必有益於教。不然。即天地間一蠢物。貧賤閒遊。為小蠢。富貴閒享。為大蠢。

貧賤閒遊不足貴。富貴閒享。輒以為己所當然。不知所謂當然者。安在。貧賤不閒遊。纔是處貧賤。富貴不閒享。纔是處富貴。亦且貧賤不閒遊。正所以去貧賤。富貴不閒享。正所以保富貴。

炭埋土中。千年不朽。性未發也。然而為火。其灰可立而待。發之為用。固難久也。然而均火也。煽以風。則燄彌炎。灰彌迅。聽其自然。則稍久焉。掩以灰。則又久焉。何則。發而有蓄焉之意也。士以才智榮華自多者。亦念及久乍之間乎。

奢靡即是貧相。驕蹇即是賤相。亦是太把富貴未用。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

李義某無正寢。弟義璉為市堂材。送之。義某辭不受。義璉曰。凡仕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下偏哉。荅曰。不然。事難兼。遂物不兩與。既處貴仕。又居廣字。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

即貴仕也是偶然境界。所謂不居官。却是一措大。又何必廣字。有令德。纔消受得貴仕。廣字。抑知有令德。却不想愛善貴仕。廣字。

李泰伯曰。里之氓。有慕都邑之侈者。以其畜牛易人之乘馬。此指所以

數歲矣。土田之腴。舍牛而不獲。此指廢其倉廩。救粟耗於馬腹。此指失其既

餓且不救。而馬之能。卒無益於甌金。此言求無噫。今之絕故賤。而友新勢。忽

講習而嚮奔走。此病尤易犯得是切喻當亦爆然有不病其田而空菽粟者乎。

林君復曰。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如乘駿走坂。雖不

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所以達難下達易

天順中。吳邑柳仲益。憲副彥輝子也。父初任監察御史。嘗貸嘉興陸公潞銀五

十兩。父故而繼以閩寇作亂。朝廷坐其父以不武之罪。仲益謫戍遼東。後遇

國恩歸吳。而公潞已歿。仲益生殖。僅存贏餘。欲償其物。或曰。固矣哉。仲益曰。

先君為此。吾嘗知矣。使負之。則吾先君泉下何以見公潞。而吾百年後。何以

見先君乎。聖如金石。故能成其心之所安。遂覓公潞子。偕詣其墓。奠畢。出是物授其子。子固

辭。仲益乃訴嘉興郡議。是物管理其墓。仲益遭家不造。而能為此。士論賞之。

馮時可曰。一事逆而心憎。一言拂而心銜。甚至經年懷之而不釋。易世志之而

不忘。若然者。四海之中。無樂地。百年之內。無泰時。甚矣哉。其感也。

世最多此等心境。真所謂出門皆有礙。誰云天地寬。何自苦也。

清江教英曰。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

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

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為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讐之恥。不穢宋史矣。

倪宗玉書室中有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愚問觀之將何如。宗玉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消蹭蹬之憂。

黃明起冰署筆談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恒理也。然天道挹注。榮除有若不可知。而寔必然可知者。魯慶父以弑逆死。而其子孫為孟孫氏。世卿於魯。世有聞人。漢莽通當武帝末。以謀逆誅。其子孫恥之。變姓名為馬。至建武時。馬伏波以功臣封。女為明德皇后。諸兄弟子姓。俱奕世賞顯。其於殃慶。若少爽者。然寔未來也。蓋慶父莽通。賦有凶德。然雉經梟夷。當時已身伏辜。而其後人。能奕世載德。克蓋前愆。若孟獻子。孟僖子。孟懿子。皆能世修其勤。且勉其後。以學禮。為孔門高足。馬伏波以鞠躬盡瘁。佐命。以長厚修謹。燕貽其兄子。馬少游恬於勢利。其後昆若馬防。馬廖輩。皆能守其家訓。以貴戚令終。宜其獲福也。非獨此也。漢之張湯。杜周。以酷吏死。而

其後張安世杜延年貴顯為賢卿相。此所謂幹蠱用譽者也。唐之房杜狄梁公李鄴侯皆一代名相。而其子孫匪彝弗類。墮其門閥。此所謂弗克負荷者也。子孫一為不肖。不以祖父之賢而寬其罰。子孫能為賢者。不以祖父之失也。德而靳其福。可見人之必當為善。而不當為惡。究竟祖父賢而子孫敗類者。少。祖父不賢而子孫幹蠱者。多。文非獨此也。自瞽瞍不能以頑嚚及舜。夏餘不能以方命及禹。蓋瞽瞍不慈。只是一時一家。未幾且允若矣。而舜以大聖人之德嗣之。鯀以治水績用弗成。殛死。寔死王事。而禹之明德修鯀之功。萬世永賴。此虞夏之所以興也。故春秋傳曰。父子兄弟善善惡惡不相及也。易之言必有餘者。欲人厚積其善以啓後也。前之人必須傳之言不相及者。欲人及身為善以光前也。後之人不可君子曰。樂樂之免。書之餘慶也。樂盈之亡。樂之餘殃也。此易義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春秋傳義也。無非使人強為善而已。識得造物之心。聖賢經傳之旨。最的。幹蠱用譽。天心便喜。弗克負荷。天心便惡。觀慶父莽通之後。天如是。其不吝顯榮。則房杜狄李之後。倘能無悖前欲。豈忍轉薄其報。可知天於善不善者。無不望其子孫之賢。而無如錯出。不齊以善。繼不善。以不善。繼善。不得。不為休咎殊施。使其以善。繼善。則善益以積。而福自隨之。以不善。繼不善。則不善益以積。而禍亦隨之。此餘慶餘殃之說也。非謂但據其祖父以善。繼善。則不善。而不問其子孫之若何。則甯有是天理。易與春秋傳。原來初無二義。

槍榆子曰。勢衰不謂之衰。德衰而後謂之衰。家窮不謂之窮。道窮而後謂之窮。

德衰道窮而造化偏厚之。謂非衰與窮。此皮相也。慶氏之富。王氏之五侯。天

之奪人也。常在子之後。譬如人患必死之疾。而偏有能狂奔擲勇倍於平人者。

富貴宜施恩。富貴而不施恩。是旱魃也。旱魃之歲。不濟三農。貧賤宜知恩。貧賤

而不知恩。是頑土也。頑土之鄉。誰下種穀。

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不可忘。惟其然也。所以君子亦不輕受人恩。

林君復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為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

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於禽獸草木

之不若也。哀哉。

劉師文甯波人。幼年流落蜀中。大姓楊翁奇之。納為壻。翁亡後。家業日消。劉欲

歸家就試。楊女從間壁窺見其兄。手持一券。意甚不樂。往問其故。對曰。妹丈

將歸。昔父命贈田四十畝。奈年來家事消乏。棄之殆盡。今貨栖房。僅得其半。

吾不能遵遺命。是以不樂耳。乃兄孝友。大是賢者。劉聞之。謝曰。豈有為人壻。而甘令其

子賣屋以相昇者。急索券焚之。飄然挈妻以歸。未幾登第。官至侍郎。每語夫

人曰。若凡棄產以遵父命。我雖不受。心甚感之。多方培植。至富。

陶君夷曰。凡人福德如錢財。然浪用之則立盡。嘗守之則久存。居積之則漸豐。懋遷之則可大。是故逞服御之華。極耳目之欲。是曰享福。立盡之勢也。惡衣菲食。搏縮自安。是曰惜福。久存之方也。收拾殘棄。絲緝黍稷。是曰積福。漸豐之計也。發宏誓於人天。施利濟於寰宇。是曰作福。可大之功也。

倪正父曰。人生所食者三。一曰福。二曰勞心。三曰勞力。生承世業。即享富足。是之謂福。至於身自營創。高者勞心。下者勞力。然勞心力而獲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不勞心力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故世家子弟。資財既盡。無能免餓莩者多矣。

沈幼宰曰。為兒孫作馬牛。已癡矣。有年耄乏嗣者。終日營營。又不知為何人作馬牛。殊可矜也。

子孫不自努力。貧賤潦倒。猶覲然以門第自雄。祖父有知。當頓足九泉之下。

呂叔簡曰。一里人事專利。已屢為訓說。不從。後頗作善。好施貧救難。余喜之。稱曰。君近日作事。每每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而然。曰。近日讀司馬溫公語。

有云。不如積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余笑曰。君依舊是利心。子孫安得受福。

即昔人謂有所為而為。雖善亦惡也。但此謂為善不可有利心。非謂為善原不能得福。為是言者。正欲人盡誠為善。不求福而後福可得。

凡人之為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嗚呼。至於樂為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非學無以廣才。無才以行之。斯世何補。

陳棟塘曰。正德三年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稟申災。得

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滄沒殆盡。而吾村頗高。旱又獨稔。州官又稟申災。租

又得免。在州官自應稟申。此正唐代宗所謂不災猶應言災也。况一行分別則猾吏奸民得志。而災黎不勝重困。當時得遇此賢長上。何其幸也。

于是各家狼戾。越戲劇宴飲。揚揚自以為樂。余乃謂家叔兄曰。吾村富有

奇禍。家叔兄問何也。曰。冒越之利。鬼神所忌。况又暴殄天物。然則世間大富

大貴之家。永享安樂。何歟。曰。根深福厚。然亦須人事善。加培植。不然。暗漸消

鑠。能保常如今日。村中果大疫。大姓俱罹回祿。

三衢葉秉敬曰。人只道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假如乏錢時。自思得了百錢。千錢。儘敷足也。及至得錢後。再添了千貫萬貫。還更不敷。以此知自心難料。此是說病。須把藥來療。他知止知足。有何難料。人只道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時。受了人一拳。一根。幾恨死矣。及至得意後。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稱佳。以此知自心不平。不願勿加。有何不平。

洛陽布衣申屠敦有漢鼎一。得於長安深川之下。雲螭糾錯。其文爛如也。西鄰魯生見而悅焉。呼金工象而鑄之。淬以奇藥。穴地藏之者三年。土與藥交蝕。銅質已化。與敦所有者略類。一旦持獻權貴人。貴人寶之。饗賓而玩之。敦偶在坐。心知為魯生物也。乃曰。敦亦有鼎。其形酷肖。是第不知孰偽孰真耳。此多自炫。宜其取辱。良賈猶識深藏。權貴人請觀之。良久曰。非真也。眾賓次第咸曰。是誠非真也。敦不平。數辨不已。眾共折辱之。敦禁不敢言。歸而歎曰。吾今然後知勢之足以變易是非也。究竟安能變亂。龍門子聞而笑之曰。敦何見之晚哉。天下不獨一鼎為然也。

伍袁萃曰。晉魯褒論錢神。而曰親之如兄。又曰愛我家兄。意當時愛錢之心未

甚故僅以兄擬之。或當時愛兄之心猶篤。故以之擬錢耳。若今世兄弟無論已將擬之父母乎。然有愛錢而不顧父母者。將擬之妻子乎。然有愛錢而不顧妻子者。必也。其性命乎。又有愛錢而不顧性命者。然則今日之錢神不更靈於晉哉。若排金門入紫圍。數語則古今不易之論也。

頹錢之力。而可以榮父母。養妻子。悅安性命。故謂之為兄。而見其神靈。今以錢之故。而至於不顧父母。不顧妻子。并不保其性命。則為禍已甚。雖靈是吾仇也。安得為兄。噫。錢本非兄。亦本非他。所以成他。由兄故也。愈親則愈以為禍。使待之如奴隸。當用則役之。不當用則置之。何所藉其靈。而又安得為吾哉。

閩南鄭省齋曰。猩紅之屬。狐白之裘。盛夏被之。不若絺綌之便也。文茵之車。朱幘之馬。臨流乘之。不若帆楫之利也。故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動違其時。雖善奚益。

陳幾亭曰。孔子特重色關。朱子置財色上。果異耶。曰。世間違理害人之事。因於財者最多。此是人人相往來。息息有交關處。只看目前相與之人。豈有立意欲害人者。每至臨財。不能照顧。或至破人家業。拆人妻孥。戕人軀命。皆忍心為之。嗜利則喪仁。仁喪則禮義智無不喪。若於此處。淡得下。品格事功。果然。

已有幾分富貴之士。皆淡於利。貧賤之民。皆遠於害矣。色病雖深。與天下關涉時少。自害居多。夫子特重色。闢拔慾本也。朱子置財色上。救世害也。何害其為同。

此亦先生有感云然。要知富貴原從貧賤來。亦從貧賤去。處富貴而奪貧賤之利者。即處貧賤而受富貴之害者。何苦為此易地皆然之事哉。而况貧賤其常富貴其暫。何弗思也。

何謂內相。品德居之矣。即富貴貧賤。亦有內相。意思行事是矣。貴人不諱而恭。富人不吝而樸。凡喜於靡費。莫非貧相。凡近於驕蹇。莫非賤相。靡費驕蹇世相也。少此不於其身。亦於其子孫。噫。子孫之貧賤。現於祖父之身。則內相之道。破不得不於其身。亦於其子孫。噫。子孫之貧賤。現於祖父之身。則內相之所係長矣。

炮烙斲脛。剔孕等事。止因紂為天子。後世必傳。聖人因人見聞。舉以垂戒。其後如秦符生。齊高洋輩。所為當時作史者。止合約略其辭。隱微其旨。不必若是詳明也。此弊自左史來。自喜文人。自矜摹寫。相傳為生色處。不知史之作。凡以為勸戒耳。意外淫惡。匪夷所思。下愚欣然。見之轉會心。而摹倣作家妙手。苟愛後世。獨不念此耶。是故鄙夫患失。小人閒居。民無恒心。聖賢第云無所

不至無所不為。不肖言其所至所為者何如也。史以記事。雖與他立言之法不同。然當識此意。不然便與相如作賦相似。數千言後靡。數言節儉。觀者豈有咀味於所少。而遐棄於所多乎。

先生此段著述家最宜詳味。雖云好善惡惡宜紀其寔。然詳於善而略於惡。亦仁心所自然一也。中人以下不能無過。猶或不敢自安。使之知古人為惡。有若是其甚者。則撫躬足慰。而更無進善之心。二也。人極不善。從來未有之事。猶懷顧忌。而不敢為。今乃窮形酷肖。備舉凶惡。彼不顧後日名禍之烈。而但見昔已有為之者。吾持效之。亦何足異。是適導之為惡。三也。故於往昔無道之事。著述家切須慎重。亦先聖不語怪亂之意也。

伊

川先生云。少年登高科。不幸也。似有激而發。所謂不幸。不過敗度損年。然居

官清慈。居鄉方便。事事利物。語語益人。惟顯者能之。則早發可以增德。發後不必斤斤搗管。一意躬修。與經濟寔事。神有專用。則蚤發可以養身。苟存茲意。何患登科。若願後志。得損人自肥。流毒象庶。貽禍子孫。或縱情花柳聲歌。取樂目前。天年暗天。如斯者。不如終老咕嗶。猶可不益其惡也。雖令中晚登科。亦為不幸。朱文公十九登科。道明德立。孟郊登第。賦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其年蓋不少矣。得意輕佻。無異一字不識者。未幾殂喪。識量如此。何足怪哉。何足惜哉。此無他。生平志不立也。立志是根本。立志在未發

之前則不憂既發之後。先生又云。才高能文章。不幸也。益知其為眉山發矣。然眉山自信道不篤耳。信道從立志來文才無罪。高才能文章。孰如周公。又孰如孟子。道以之著。豈害道耶。且任是絕世高才。專力於文。自喜有餘。專力於道。自見不足。才如顏淵。亦至高矣。既竭而後。猶然末由。龍門眉山。則真覺縛乎餘裕。欣然自得。無他道之事。大文之事小也。道大難盡。故恒自不足。文小易工。故恒自自餘。天幸與之高才。最不當以文人自命。返其聰慧。收其才華。日為復性之事。復性即是將所立之志。將覺遑遑不給。及其有得。舒而為文。庶不負天賦高才之意。程子之言。欲使人識其為不幸而善用之耳。

少年登高科。高才能文章。二者其心易動。其氣易張。皆有礙於學問。故云不幸。先生之意。蓋使知無足恃。而勿成就其不幸耳。不成就不幸。又却有可幸內在。

讀書鏡曰。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胤竟不能守。怪石名品。俱為洛城有力者取去。生前所戒。祇足貽達人笑。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請治第洛陽。樹園圃。為逸老地。公曰。吾年踰六十。形骸可外。况吾屋也。且居固易得。西都士大

夫園林相望。為主入者。莫能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乎。文章大塊亦何處非園樂慶園
為韓平原之別墅。張叔夏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荆棘中耳。為作高陽台
叙以傷之。噫。讀叔夏詞。有園者未嘗有園。讀文正語。無園者未嘗無園。平泉
癡淚。正不必如霰矣。故王珣舍虎邱為院。王維舍輞川為寺。真知命者。